

简·奥斯汀与东印度公司

吾文泉

(江苏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 镇江 212100)

摘要: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对简·奥斯汀小说的殖民帝国意识研究逐渐增多,然而大多数研究均集中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一部小说上,对奥斯汀与代表殖民帝国的东印度公司的关系没能作深入探讨。奥斯汀旗帜鲜明地批评以东印度公司为标志的商品化婚恋观,坚守具有情感基础的理性主义婚姻准则;虽然对“印度土豪”财富密码讳莫如深,但她坚持财富的正确使用价值;面对外来信息的重重迷雾,如“加尔各答黑洞”和奴隶贩卖等问题,作者仍然保持朴素的社会正义感和一颗正直的道德良心。尽管奥斯汀小说展示的是绅士淑女温文尔雅的礼仪和浪漫曲折的爱情故事,但她别具敏锐洞察力,运用独特的隐喻手法,揭示并批判了以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商业道德和霸权意识。

关键词:奥斯汀;东印度公司;黑洞事件;殖民意识

中图分类号:I561.09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5)04-0077-08

0 引言

“对于简·奥斯汀来说,家庭占据了她的大部分生活,相对而言,外面的世界就变得微不足道了。”(奥斯汀-利,2017:11)纵观国内外学界对奥斯汀悠久的学术研究史,其大量成果主要集中在婚姻、家庭、女性和文化等小说内部的主题以及讽刺幽默的语言风格上,正如威廉斯所言:“简·奥斯汀故意忽视她所生活时代的决定性历史事件,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威廉斯,2013:159),因而导致人们将奥斯汀小说的时空局限性归咎于女性作家的狭隘地理观和微型社交圈^①。然而,自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2016)一书对“简·奥斯汀与帝国”进行卓有成效的外部研究之后,国内外愈来愈多的学者开始对奥斯汀“帝国意识”的学术兴趣逐渐浓厚起来,在外部去寻找对位信息,如“重读《曼斯菲尔德庄园》”(Corinne Fowler, 1993)和“奥斯汀与萨义德:性别、文化与帝国主义”(Susan Fraiman, 1995)等国外论文,以及许晓琴(2007)、徐昭宏(2008)、周和军(2009)等国内学者的论文,大多数围绕着《曼斯菲尔德庄园》(以下称《曼园》)进行后殖民主义解读。

收稿日期:2024-12-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英国文学中的东印度公司书写研究”(24AWW00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吾文泉,男,江苏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引用格式:吾文泉. 简·奥斯汀与东印度公司[J]. 外国语文,2025(4):77-84.

^①其实,奥斯汀至少经历了英国殖民扩张、圈地运动、工业革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拿破仑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

然而,笔者通过研读奥斯汀小说、传记、书信以及“英国东印度公司”等大量文献之后,惊讶地发现奥斯汀的现实生活及其小说世界更多的信息指向这个代表帝国进行海外殖民掠夺的“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是一家成立于1600年专营东印度群岛贸易的股份有限公司,但公司从劫掠贸易到殖民统治(拥有军队、税收权、铸币权和外交权等),成为一个商业帝国和殖民工具,被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 1712—1797)称为“伪装成公司的帝国”(Burke, 2009: 474)。东印度公司给英国带回了大量货物和巨额财富,但也捎回了鸦片、疾病和道德堕落。尽管奥斯汀小说展示的是绅士淑女温文尔雅的礼仪和浪漫曲折的爱情故事,但她别具敏锐洞察力,运用独特的隐喻手法,揭示并批判了以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商业道德和霸权意识。

1 反对婚姻商品化:有钱男人总要娶个妻子

奥斯汀小说中那条“有钱男人总要娶个妻子”(奥斯汀,1990: 3)的铁律只不过是她用以调侃读者的揶揄之词,她并没有把婚姻写成财富加激情的简单加法,相反,其小说所展示的是充满曲折辛酸和跌宕起伏的恋爱过程,以及坚贞而理性的情感表达。纵观奥斯汀在其方寸牙雕上精刻细琢的一个个感人的爱情故事,人们发现其恋爱过程和婚姻组合,明显烛照了一个奥斯汀式婚恋观:拒绝激情,理性恋爱。

在奥斯汀爱情观的形成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是与东印度公司关系密切的姑妈费勒德尔夫亚(以下简称“费勒”)的影响。东印度公司靠殖民扩张和海外贸易聚敛巨额财富,发了财的公司职员在印度急需娶妻生子,因而许多英国女性赶往印度寻找丈夫和财富。这些远赴印度希望嫁给东印度公司有钱职员的女性被形象地称为“捕鱼船队”(Courcy, 2013: 1)。在这里婚姻就是市场交易,女性成为待价而沽的商品,而公司男人又需求迫切,婚姻就是欲望加财富的游戏。此情形被勒费尔戏称为“东印度公司的有钱男人总要娶个妻子”(Lefel, 2014: 428)。因而这个婚姻市场充斥着欲望与金钱的交易、阴谋与背叛的道德堕落和失范行为,布莱基斯顿一针见血地指出:“印度的这个婚姻市场与牲畜市场毫无二致,每件物品总要标到最高价位为止。”(Blakiston, 1829: 49)1752年,费勒怀揣发财梦想,加入“捕鱼船队”,远渡重洋去印度寻找有钱的东印度公司职员。公司的医生汉考克成为费勒的丈夫,他比费勒大20岁,除了行医之外,还和公司高管华伦·黑斯廷斯(后来成为东印度公司首任印度总督)合作做走私贸易。仅靠金钱维持而缺乏感情基础的婚姻根基不牢,年轻貌美的费勒经常一人留在加尔各答公司总部,后生一女儿名曰伊莉莎(据说黑斯廷斯是其生父),费勒出轨的绯闻流传很广^①。

^① 参见乔·亨特·斯宾塞:《成为简·奥斯汀》,王杭辑,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14;卡罗尔·希尔兹:《简·奥斯汀》,袁蔚,译,北京:三联书店,2014:49;海伦娜·凯利:《简·奥斯汀:隐秘的激进派》,甘晓丹,等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20:124。

东印度公司市场婚姻和费勒姑妈对奥斯汀的影响极大,逐渐使作者形成了反激情和反商品化婚姻的思想。奥斯汀塑造了一个只重情欲和利益的反面人物群像。《凯瑟琳,或凉亭》(*Catharine, or the Bower*, 1792)中塞西莉亚搭乘“捕鱼船队”赶往印度,嫁给她并不喜欢、年纪大她20多岁的男人,感情不和,痛苦万分。《曼园》中有一对把整个庄园弄得鸡飞狗跳的邻家兄妹亨利和玛丽·克罗福德,妹妹玛丽不仅长得迷人,而且天资聪颖,擅长表演,是个十足的交际花,其勾引爱德华的目的也是庄园的继承权,只因爱德华看穿了她的目的,最终无果;刻薄势利的亨利与玛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追求女主人公范妮不成,马上与已有婚约的庄园大公主玛丽娅调情,甚至在其出嫁后还与其私奔。年轻天真且极为自我中心者莉迪亚(《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妹妹)看中外表帅气的下级军官维克汉姆,追求感官刺激,鲁莽而冲动,在不了解对方的情况下草率地坠入爱河,谁料维克汉姆是个唯利是图者,只顾贪图美色,曾引诱达西妹妹以获得丰厚嫁妆,但未果,在伊丽莎白面前极力诋毁达西,引发伊丽莎白与达西深深的隔阂,最终引诱莉迪亚一起出走私奔,几乎走入绝境。《理智与情感》中,爱德华私定的未婚妻露西长相迷人甜美,但为争得财产继承权放弃爱德华而转身傍上了爱德华的弟弟罗伯特,因为爱德华不服从母亲意志而被剥夺财产继承权,且继承权已经转给了罗伯特。《诺桑觉寺》中的邻居索普兄妹伊莎贝拉和约翰,处心积虑与女主人公凯瑟琳兄妹接近,千方百计挑拨凯瑟琳与提尔尼兄妹的关系;为了钱,伊莎贝拉与凯瑟琳哥哥詹姆斯订婚,当她发现詹姆斯家境一般时,马上转身与弗雷德里克调情。财产加激情成为这一人物群体的标志,由此可见,上述人物均隐约具有费勒姑妈的影子。源自市场婚姻的乱象和价值观念如病毒一样随货物和财富逐渐输入英国母国,商品化的婚姻和一时欲望的表达,是东印度公司见利忘义和物欲横流的实质。这正是奥斯汀所批评的。概言之,这些人物均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唯利是图者和充满肉欲的禽兽,对他们而言,谎言和背信弃义是如此的轻而易举。

与之相反,奥斯汀小说正面人物的恋爱总是经受风雨考验和理性思考,摒弃了对财富地位过度追求的庸俗和移情别恋等负能量观念,最终均以团圆和喜剧结尾。无论是宾利与简,还是达西与伊丽莎白、伊利诺与爱德华、玛丽安与布兰顿、范妮与埃德蒙、爱玛与奈特利等,都演绎了一曲曲充满理性的情感乐章。同时,作者不让爱情与婚姻之间做轻易的耦合,而是设置各种各样复杂的情感叙事,“造成了奥斯汀时代生活的焦虑,也成了小说中读者审美焦虑的一个诱发条件”(熊木清等,2021:29)。对奥斯汀而言,“财富”与“婚姻”之间是理性和情感的甜美结合,并非“欲望”加“金钱”等于“完美婚姻”的简单“捕鱼”方程式。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期的奥斯汀显然清晰地洞察到英国社会这种外来的商品化婚姻负能量观念在英国极为流行,且已逐渐渗透到农村腹地。奥斯汀社交圈并不大,但观察力是敏锐的,姑妈和表姐常常将这些观念带到她家,不免让奥斯汀沉思。但是奥斯汀一直保持着清醒的

头脑和敏锐的眼光,她根据东印度公司的隐性影响以及自己的恋爱经历,创作出一个个特色鲜明的爱情故事,作出了正确的伦理选择和道德评判。

2 殖民扩张:帝国的财富密码

萨义德仅仅对《曼园》的财富来源作了试探性的分析,结果顺藤摸瓜搜出一个“安提瓜”：“安提瓜倒像伦敦或朴茨茅斯,是一个不如曼斯菲尔德那样的乡间庄园那么吸引人的地方。但是,它虽然为少数贵族和士绅们所拥有和维护,却生产每个人都消费的产品。”(萨义德,2016:125)这个代表着财富的岛屿在哪里?托马斯爵士在安提瓜岛上有什么产业?生活在农村的奥斯汀知道东印度公司的冒险家们在海外取得大量财富,但不一定清楚财富来源。我们无法苛求奥斯汀站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受害者一边,抑或与英国政府和追逐财富的国人作深度切割,但奥斯汀难能可贵之处便是坚持自己一贯的金钱观和价值观,即财富应源自正当合法渠道,财富应有益于他人的使用价值和社会意义。

从印度归国的富人(被称为“nabob”即“印度土豪”)正好赶上如火如荼的圈地运动,他们在乡下购置地产,因而庄园和有产阶级成为奥斯汀小说的中心。如《理智与情感》中布兰顿为摆脱与表妹的情感纠葛而出走海外,为东印度公司的军队服役三年,作为上校“待在驻扎在东印度群岛的军队里”(奥斯汀,2002:201)。玛丽安对他在东印度的财富知之甚少,威勒比曾道：“他(对印度)的了解已扩至印度土豪、金币和四抬大轿了。”(奥斯汀,2002:49)只言片语中透露出布兰顿印度之行的经历与巨大收获。后来玛丽安哥哥约翰劝解妹妹接受布兰顿上校的求婚时,道出了布兰顿的资产规模：“他在这儿的产业,他的属地,他的住宅,一切都令人羡慕不已。还有他的树林!在多塞特郡,我从未见过迪拉弗德木厂里堆放的这种木材!”(奥斯汀,2002:368)布兰顿是奥斯汀笔下的正面人物,他温文尔雅,稳重亲和,乐于助人,但无人知晓其在印度发财真相,给读者留下许多阅读空白。

奥斯汀与东印度公司的渊源并不止姑妈一家,哥哥弗朗西斯和弟弟查尔斯先后加入英国海军,为东印度公司护航,最后都成为海军少将。弗朗西斯所到之处,都记下了该国的地理、风俗、植被、商业和政治,掌握了殖民扩张必备的技能 and 知识。兄弟俩都在海外获取了大量财富,在家乡购置了庄园和地产,“新的帝国财富是维持传统英国权力和身份结构的机器中的重要齿轮,……东印度公司不仅没有破坏英国乡村住宅作为权力堡垒的地位,反而巩固了这些地区‘权力大厦’的传统”(Finn, 2018:429)。奥斯汀小说中许多海军形象如《曼园》中威廉·普莱斯和《劝导》中的温特沃斯等便以其引以为豪的兄弟俩为创作原型。威廉仰仗姨父托马斯爵士的关系加入海军,虽然小说中没有写威廉带回巨额财富,但哥哥弗朗西斯却给奥斯汀带回一枚十字形琥珀宝石,威廉给姐姐范妮带回一枚十字形琥珀宝石(Southam, 2005:66)。《劝导》中的海军军官温特沃斯出国八年,发了财(获得25 000英

镑),自称是立功嘉奖所得,社会地位迅速飙升,也重新赢得了安妮的情感。按照皇家海军的规定,任何人捕获敌国的船,就会获得一定数额的奖金,缴获的战利品则可瓜分。这沿袭了英国政府给东印度公司的“私掠许可”规定,即东印度公司船只以及护卫船都配有火炮,可以抢劫敌国商船,打击殖民地等。奥斯汀笔下的温特沃斯是新生代绅士的代表,作战勇敢,又彬彬有礼,关键是其财富源自海外,基本就是作者兄弟的化身。总之,长期生活在农村的奥斯汀绝不会有亚当·斯密和爱德蒙·伯克这般对东印度公司的认知高度^①,她只能雾里看花,因而留下许多让读者顺藤摸到的“安提瓜”,且信息量极小,留下不少盲点,给予人们对奥斯汀帝国意识和殖民主义思想影响的想象空间。然而,对于财富的作用,奥斯汀有自己成熟的认识,她认为财富应掌握在品格优秀者手中,其使用价值和社会意义便可以充分发挥出来,如优秀正直的范妮成为曼斯菲尔德庄园真正的管理者;布兰顿回国后还清了哥哥留下的债务,还花钱收养侄女并负担其教育费用;或者如《曼园》中埃德蒙和《理智与情感》中爱德华那样成为牧师,从精神上摒弃铜臭味,保持纯洁的人性等。

布兰顿和温特沃斯等人的致富之路类似“印度土豪”的成功冒险。这是海外财富的正面观念。然而,“异域他者一直在文学作品中作为欧洲的对立面存在,……都是需要白人前往开垦拓荒、拯救的场所”(黄丽娟,2022:46)。代表帝国进行殖民扩张的东印度公司越来越腐败,私人贸易、贪污腐化、道德堕落、戕害殖民地人民、实行奴隶统治等,受到广泛诟病(Knights, 2021: 39-46)。东印度公司带回大量货物和财富的同时,也带回疾病、鸦片、道德堕落和霸权主义。《曼园》中托马斯的妻子伯特伦太太沉湎于鸦片酊,原本美貌消失,变成一个行动迟缓、情绪低落、性情孤僻的女人,而且毒品使得她养成惰性,成天慵懒得瘫坐在沙发上,似乎只关心自己豢养的哈巴狗,对儿女们的教育和成长漠不关心,因而导致大女儿朝三暮四,感情出轨,大儿子汤姆常常酩酊大醉,直至致残;庄园主托马斯则专横跋扈,罔顾事实责备范妮拒绝亨利的追求,甚至动用了胁迫的心思让范妮就范等。《诺桑觉寺》中的提尔尼将军及其儿子弗雷德里克上尉先后在军队服役,服兵役是一种赚钱的职业,也是用于炫耀的资本,其头衔可保留一生。提尔尼不仅贪婪、虚伪,还很蛮横霸道,极力阻止儿子亨利与凯瑟琳的恋爱关系,让喜爱阅读哥特式小说的凯瑟琳浑身不自在,成为她想象中为财谋杀妻子的魔鬼。如果说布兰顿为稳重而优秀的正面军人形象,那么提尔尼父子就是奥斯汀眼中英国军人的贪婪、虚伪和蛮横的反面,也是帝国主义者们的另一面。

通过东印度公司敛财暴富而荣归故里逐渐形成一种新气象,因而奥斯汀在乡村所见到的均为如布兰顿上校和温特沃斯船长一样的新贵,他们增加了英国的财富,带回了奇珍异宝和时尚商品。小说中其令人质疑的财路都被奥斯汀忽略了。通过对小说中财富密码的

^① 亚当·斯密著《国富论》(1773年)倡导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反对以东印度公司为首的垄断贸易,埃德蒙·伯克则批评东印度公司内部的贪污腐败和道德堕落。

分析,我们找到了其源头的蛛丝马迹,如萨义德认为《曼园》庄园的财富就是殖民地强迫劳动所得,那么,作为军官的巨额收入应该来自战争和劫掠。但奥斯汀让小说中优秀人物掌控这些财富,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时批评东印度公司给英国带来的毒品和道德堕落。

3 “加尔各答黑洞”:帝国鹰爪的伪装

“加尔各答黑洞”事件是东印度公司从贸易公司到商业帝国的转折点。1756年6月,孟加拉邦新任首督西拉杰·乌德道拉与东印度公司发生冲突,以武力占领威廉堡并把许多英国人关押在一个20多平米黑洞洞的拘留室里,据幸存者霍威尔回忆,当晚有146人被强行关入小屋子,一夜之间死了123人,他正好在一个小窗口,活了下来(Holwell, 1756: 25)。根据当代史学家威廉·达尔林普尔的考证,“最近对证据进行最艰苦的调查得出结论,有64人进入黑洞小屋,21人幸存”(Darlrymple, 2019: 106)。英国人连篇累牍将此事件描述为“人类所遭受的最残酷的灾难”(Vaughn, 2019: 84)。该事件成为利用话语权以谎言歪曲事实和妖魔化对手的典型事例,史称“加尔各答黑洞”事件。

东印度公司利用黑洞事件达到了英帝国殖民化印度的目的,但奥斯汀还偏安于农村一隅,不可能了解个中真相。在写给姐姐的信中,奥斯汀提到邻居家儿子要结婚了,娶的是“那个加尔各答黑洞里的霍威尔的女儿”(Austen, 1884: 144),证明奥斯汀知道“加尔各答黑洞”这件事,但不一定清楚黑洞背后的阴谋诡计。黑洞效应一直在扩散,谎言制假和舆论宣传成为东印度公司崛起的另一个法宝。公司的三个水手在广州街上捅死一个中国鞋匠,弗朗西斯船长(奥斯汀哥哥)巧舌如簧,编造谎言,包庇嫌疑犯,并帮助其逃之夭夭(Southam, 2005: 14-15)。表面是为东印度公司护航,实质是英国殖民扩张的鹰犬,奥斯汀兄弟俩经常出没于亚洲各地,大摇大摆地游弋于南海海域,实行的是海盗和霸权行径(弟弟查尔斯在缅甸镇压当地人起义中丧生)。而他们回国给奥斯汀讲述的是惊心动魄、奋勇杀敌的战斗故事,如同《曼园》中威廉·普莱斯给托马斯爵士以及《劝导》中温特沃斯给安妮描述的故事一样,充斥着夸张和炫耀。在奥斯汀眼中,威廉、温特沃斯等和自己兄弟一样,都是自我奋斗、建功立业的有为青年,“开朗愉快、坦率自然,又亲切礼貌、对人友好敬重的年轻人”(奥斯汀,1997: 214)。这矛盾的两面,奥斯汀只知其一,我们就无法从其小说中弄清这类殖民扩张和财富掠夺的另一面。奥斯汀可爱之处就是,在如此虚假的帝国宣传体系下虽不明就里,但还是保持着清晰的辨别力和判断力,如国内的军人形象并非个个英雄,如奸诈的维克汉姆拐走莉迪亚;提尔尼父子嗜钱如命;威勒比玩弄女性,喜新厌旧等,说明奥斯汀对附近周遭的军人认知清晰。但对于海外世界,奥斯汀只依赖转述和漂洗过的信息,再加上海归人员中许多是自己的亲属和家人,因而导致小说中对国外的故事,要么隐去了残酷性,夸大了英雄壮举,要么点到为止,欲言又止。

虽欲言又止,但奥斯汀对于海外殖民主义最残忍部分如奴隶贩卖等问题的认知十分清醒。托马斯在安提瓜的秘密让范妮心存疑虑,有一次她鼓起勇气提问,但对方遮遮掩掩,甚至避而不答。范妮对埃德蒙抱怨:“昨晚你没听见我向他(托马斯,笔者注)打听贩卖奴隶的事情吗?……我是想问下去的,但是大家都不说话。表哥表姐坐在一边一句话也不说,似乎对这个问题毫无兴趣。”(奥斯汀,1997:183)问题不在于沉默,而在于不能在如此庄严和高雅的帝国家园里大声讨论奴隶问题。良知告诉奥斯汀,奴隶贸易和强迫劳动是反人类、非人性和不道德的,她坚定地站在废奴主义的立场上,如约玛琳所言:“托马斯爵士不能按照实情回答,否则就是奴隶贩卖,而范妮的提问也勇敢地表达了废奴主义的主张。”(Yomalin, 1997:232)最后范妮竟然敢于反抗托马斯爵士的逼迫和责备,拒绝亨利的求婚。怀特称她已掌握了自由的权利:“她在法律上有拒绝与亨利结婚的自由,而她也这样做了,行使了她的自主权。”(White, 2006:36)

由于奥斯汀时代有关东印度公司阴暗面的信息量不足,而且英国政府还需要这个伪装的公司去完成殖民扩张的任务,英国国内真正对东印度公司的负面报道直到1857年印度大起义以及政府准备撤销这个殖民工具之后才大量浮出水面(Major, 2013:1-49),东印度公司这双已经黑化的白手套被抛弃,成为替罪羊被宰杀当祭品。第二年英国通过《印度统治法案》,将印度纳入英国版图,但这一切发生时奥斯汀已经去世40年。

4 结语

结合史料去研读经典文学作品,我们宛如由知更鸟引路寻得了一把开启通向秘密花园的钥匙。大量文献表明,东印度公司不仅与奥斯汀有关,而且对奥斯汀现实生活和小说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奥斯汀秉持反对商品化、坚守理性和具有情感的婚姻观,演绎一个个曲折而动人的爱情故事。像汉考克、黑斯廷斯和奥斯汀兄弟俩等腰缠万贯的“印度土豪”们荣归故里,奥斯汀对其财富密码模糊混沌,但她能秉持正确的财富使用价值,批评国内泛滥的毒品和道德堕落。英帝国对殖民地的报道如“加尔各答黑洞”般造假说谎,使得如奥斯汀这样的普通民众被迷雾遮蔽,但她在纷繁复杂的思想意识如奴隶贩卖等问题上坚守正直和正义的观念,体现出明是非、辨善恶的敏锐洞察力。

参考文献:

- Austen, Jane. 1884. *Letters of Jane Austen*[M]. Vol. 2, London: Richard Bentley & Son.
- Blakiston, John. 1829. *Twelve Years Military Adventure in Three Quarters of the Globe*[M]. London: Henry Colburn.
- Burke, Edmund. 2009. *Selected Writings and Speeches*[M]. 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Courcy, Anne De. 2013. *The Fishing Fleet: Husband-hunting in the Raj*[M]. London: Phoenix.
- Darlymple, William. 2019. *The Anarchy: The Relentless Rise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M].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 Finn, Margot and Kate Smith. 2018. *The East India Company at Home, 1757—1857*[M]. London: UCL Press.
- Holwell, John Zephaniah. 1756. *A Genuine Narrative of the Deplorable Deaths of the English Gentlemen and Others Who Were Suffocated in the Black Hole*[M]. London: A. Millar.
- Knights, Mark. 2021. *Trust and Distrust: Corruption in Office in Britain and its Empire, 1600—1850*[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ffel, John C. 2014. Empire, Race, and the Debate over the Indian Marriage Market in Elizabeth Hamilton's *Memoirs of Modern Philosophers*[J]. *Eighteenth-Century Fiction* (3): 427-454.
- Major, Andrea et al. 2013. *Mutiny at the Margin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Indian Uprising of 1857*[C]. Vol. 2,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India Pvt Ltd.
- Southam, Brian. 2005. *Jane Austen and the Navy*[M]. London: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 Vaughn, James M. 2019. *The East India Company and the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Britain's Imperial State*[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White, Gabrielle D. V. 2006. *Jane Austen in the Context of Abolition: 'A Fling at the Slave Trade'*[M]. Hampshir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Yomalin, Claire. 1997. *Jane Austen: A Life*[M]. London: Viking.
- 爱德华·萨义德. 2016. 文化与帝国主义[M]. 李琨,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奥斯汀. 1990. 傲慢与偏见[M]. 孙致礼,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 奥斯汀. 1997. 曼斯菲尔德庄园[M]. 李业一, 译. 海口: 海南出版公司.
- 奥斯汀. 2002. 理智与情感[M]. 李臣明, 译.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 黄丽娟. 2022. 毛姆《彩色的面纱》的跨国现代主义解读[J]. 外国语文(4): 40-47.
- 雷蒙·威廉斯. 2013. 乡村与城市[M]. 韩子满, 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熊木清, 杜坤. 2021. 《诺桑觉寺》的情感叙事与读者的审美焦虑[J]. 外国语文(6): 23-30.
- 詹姆斯·爱德华·奥斯汀-利. 2017. 奥斯汀传[M]. 郑治, 等译. 北京: 研究出版社.

Jane Austen and the East India Company

WU Wenqua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domestic and foreign academia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their research on colonial and imperial themes in Jane Austen's novels. However, most of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novel *Mansfield Park*, and has not explored in dep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usten and the East India Company, which represents the British colonial empire. Austen clearly criticizes the commercialized marriage and love concept represented by the East India Company, and adheres to the rationalist marriage principle on an emotional basis. In spite of her secretive description of the wealth of the Nabob (tycoons from the East India Company), she insists on the correct value of wealth; in the face of the fog of external information, such as the "Calcutta Black Hole" and the slave trade, she still maintains a simple sense of social justice and an upright moral conscience. Although Austen's novels show the gentle etiquette of gentlemen and ladies and their romantic love stories, she has a keen insight and uses unique metaphors to reveal and criticize the business ethics and hegemony consciousness represented by the East India Company.

Key words: Jane Austen; the East India Company; black hole; colonial consciousness

责任编辑:冯革